



[美] 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
(Fredrik Logevall) 著

詹涓译

法兰西殖民帝国
的
灭亡
及
美国
对
越南的
干预

EMBERS OF WAR: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

战争的
余烬

〔下〕

2013 年历史类普利策奖 / 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弗朗西斯·帕克曼奖 / 美国图书馆巴黎图书奖 /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瑟·罗斯图书奖 /

入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坎迪尔历史文学奖决选名单 / 《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环球邮报》年度好书 / 近年来最受欢迎的历史著作之一 /

战争的 余烬

〔下〕

EMBERS OF WAR: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

〔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
(Fredrik Logevall) / 著

詹涓 / 译

法兰西殖民帝国
的
灭亡及
美国对
越南的
干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全2册 / (美) 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 (Fredrik Logevall) 著；詹涓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0

书名原文：Embers of War: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

ISBN 978 - 7 - 5201 - 0312 - 1

I. ①战… II. ①弗… ②詹… III. ①抗法战争(越南) - 研究 IV. ①K33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8618 号

战争的余烬

——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

著 者 / [美] 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 (Fredrik Logevall)

译 者 / 詹 涓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 / 李 洋 张金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32.5 字 数：75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312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4 - 222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58.00 元 (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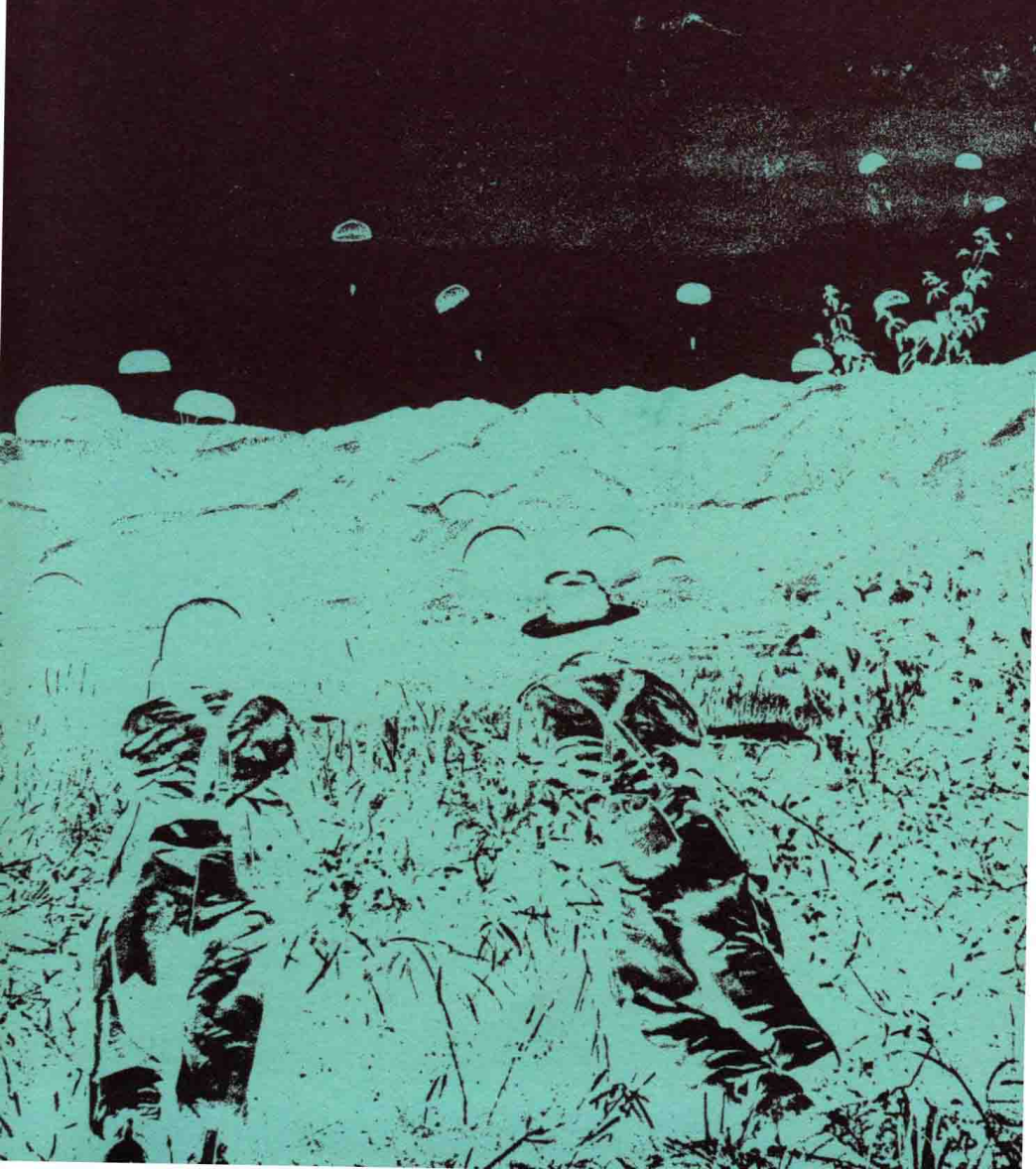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让我们

中华
高文

一起 追寻



Embers of War: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

Copyright© 2012 by Fredrik Logevall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目 录

(上)

前 言	001
序幕 一个在巴黎的越南人	001

第一部分 解放，1940 ~ 1945 年

第一章 “帝国与我们同在！”	027
第二章 反帝国主义	057
第三章 交叉路口	089
第四章 “人生而平等”	124

第二部分 殖民战争，1946 ~ 1949 年

第五章 修士勇者	167
第六章 火花	200
第七章 没有前线的战争	226
第八章 “如果我接受了这些条款，那么我就是个懦夫”	253

第三部分 当东方遇到西方，1949 ~ 1953 年

第九章 “冷战中心”	289
第十章 4号公路的枪炮声	317
第十一章 让·德·拉特尔陛下	345
第十二章 文静的英国人	388
第十三章 转折点未现转机	413

第十四章	艾森豪威尔主政·····	443
第十五章	纳瓦尔的美国方案·····	470

(下)

第四部分 坍塌，1953 ~ 1954 年

第十六章	众神竞技场·····	507
第十七章	“我们有种感觉，他们将在今晚发动总攻” ·····	536
第十八章	“越南是世界的一部分”·····	564
第十九章	美国人涉足·····	602
第二十章	杜勒斯 VS 艾登·····	639
第二十一章	眼泪谷·····	679

第五部分 某种形式的和平，1954 年

第二十二章	拥有像这样的朋友·····	727
第二十三章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764
第二十四章	“我亲眼见证宿命被意志折服”·····	789

第六部分 紧握火炬，1954 ~ 1959 年

第二十五章	除了在这里取胜，我们别无他选·····	817
第二十六章	带来奇迹的男人·····	861
第二十七章	分崩离析·····	894
尾声	不同的梦想，同样的脚步·····	934
鸣谢	·····	953
参考文献	·····	958
索引	·····	963

第四部分

坍塌

1953 ~ 1954 年

第十六章 众神竞技场

381

这个村寨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地处一个心形的谷地，这个谷地长近 18 公里，最宽处有 11 公里，村落四面环山，一些山圆润和缓，另一些则由尖利的石灰岩层层相接，山顶陡峭险峻。一条名叫楠云河的小河自北向南流经村寨的平坦地带。尽管谷地看似平坦，但地表还是随处可见一些小坡小坎。这里散落着无数的小型自然村落和地处偏僻的民居。总计约有 1 万的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傣族人，他们在肥沃的平原上种植水稻、芒果和橙子，同时将山上赫蒙族人种植的鸦片贩卖出去。除了傣族和赫蒙族，这里还有其他一些部族和越南人。傣族人称这里为芒清，而越南人和法国人称这里为奠边府。

这里显然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向西走 16 公里，翻过群山，就到了老挝边境，而且在这个辽阔且大部分地区因为茂盛的植被和险要的地形而无法通行的高地地区，这里是少数几个盆地之一。这个村寨同时还是三条路的连接点。一条路可取道莱州向北通往中国，另一条东北方向的路通往巡教（Tuan Giao），第三条经由孟夸（Muong Khoua）向南通往老挝。民间传说，谁控制了 this 盆地，谁就控制了整个高地区域和通往老挝和湄公河上游的要塞——也正因此，傣族人称它为这片土地碗，而环绕它的群山是众神的竞技场。

奠边府先后被中国人、暹罗人、赫蒙族和傣族人占领，在 382

1889年由法国探险家兼外交家奥古斯特·帕维（Auguste Pavie）把控，他在这里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还将一条向北到达莱州的马道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为“帕维小径”。此后，一个法国小队在完成了镇压傣族部落的行动后在村寨里驻扎了下来，再后来，一支由法国人所控制的当地小型部队开始负责处理此地的行政事务。同时，一名低层（而且可以猜得出来，他是孤身一人）法国殖民行政人员也长住了下来，负责管控鸦片出货规模——在法属印度支那，鸦片属于国家垄断商品。1939年，这里修建了一条小型飞机跑道，以供从河内起飞的飞机（飞行距离约274公里）向莱州的军营空运物资，而在二战期间，法军利用这条跑道安排反日抵抗组织“136部队”的特工秘密空降。法国飞行员曾两次利用奠边府机场疏散在日军控制的北圻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而在1945年3月日军发动政变时，奠边府有近两个月是法军反日的抵抗运动总部。由陈纳德将军所率领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驾驶着小型飞机，利用这个简易机场向法军运送物资、撤离伤员，另有两架老旧的法制波泰25（Potez 25）战斗机将它作为抗击日军侵略的行动基地。¹

法国和越盟的战争开始后，这个岗哨重新由法军控制，但从早期开始越盟部队就已在该地区行动。1952年11月底，随着越盟第316师和第146团逼近，萨朗将军要求驻守军队撤离奠边府，但他几乎是当即就开始制订夺回奠边府的计划。他在1953年1月10日签发的第40号绝密指令中写道：“重新占领奠边府将列入下阶段行动的第一步，目标是重新夺取傣族聚居区控制权，消灭黑水河以西地区的越盟势力。”² 尽管在将权力移交给亨利·纳瓦尔之前，萨朗缺乏实施行动的各种手段，但

法国指挥部坚持认为奠边府对于捍卫老挝北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首都琅勃拉邦尤其如此。战略人员推测，最有可能实施侵略的一条路线是从越盟安插了一个小型前线据点的巡教县出发，经过奠边府，最后跨越边境，直至琅勃拉邦的南乌江峡谷（Nam Ou Valley）。

此外，奠边府还可以继 1952 年纳伞一役的例证后，再次证明空对地基地（用美国的军事术语来说是“空军前进基地”）的理论行得通，这种战术是在前进敌军的必经之路上安插一小批通过空中补给的环形筑垒阵地，这样可以为从储备军力中调配机动部队争取到有限的时间。在萨朗看来，纳伞是个卓越的例子，证明法军在精心准备的防守阵地上有能力抗击越盟的大规模进犯，他也很快就说服纳瓦尔相信了这一点。假如武元甲再一次被挑起斗志，发起跟纳伞战役类似的大型战斗，很有可能将再次在一个原本由越盟统治的地区徒劳地送掉成千上万名战士的性命，这必然可以提升法国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回应美国人要求发起更具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压力。

法军在北圻西北部建立一个据点还有第三个原因：它可以为傣族和赫蒙族游击队提供必要的支援，而这些游击队在过去几年对抗越盟军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纳瓦尔对于这类部族的“抵抗运动”怀有一种浪漫主义情结，将它跟法国被占领期间进行的抵抗德军的运动相提并论，而且他认为加强部族军力可以让正规军腾出手来从事机动军事行动。由此生发出了第四重考量：这些部落是鸦片的供应源，鸦片对于法国的特种作战部门来说是个重要的经费来源，而一旦它落入敌军之手，越盟就可以用它来为发起特种作战和购买军火提供经费。重新夺

回奠边府可以确保法军在实质上把持鸦片产量。³

除了上述原因，或许还存在着另一个终极的原因，而它对于纳瓦尔的意义远没有对他的下层军官那么重要，毕竟纳瓦尔是初来乍到，而很多军官在该地区已经深深扎下根来。他们觉得自己跟这里建立了某种联系——跟这里纯粹而美丽的风光，跟与他们交好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跟摇曳着裙裾在他们颈项上挂上花环、叫他们神魂颠倒的年轻女子。居住在这些崇山峻岭间的民族正遭受着危险，而且他们对于越盟丝毫没有感情；法国负有保护他们的崇高使命。

到了后来，当每走一步棋都是错的时，法国的指挥官们开始互相攻击重新占领奠边府的战略目的。⁴有传言说，从一开始时法国的高层官员对于是否该进行这场军事行动就存在着争议。不过事实上，最初在奠边府开展行动的法国指挥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团结一致，而且相信此次行动会成功。1953年7月24日，包括纳瓦尔在内的军方和文职官员在巴黎会谈，并就捍卫老挝北部——如果真的可以捍卫的话——的重要性达成共识。⁵到了10月，这种意愿变得更加强烈，此时老挝与法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夯实了老挝与法兰西联邦的联系，并承诺力阻武元甲军队侵略老挝东部。巴黎政府希望与柬埔寨和越南缔结类似的条约；而一旦老挝落入任人宰割的境地，这样做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⁶

战后，纳瓦尔的主要下属、北圻区司令勒内·科尼少将声称，自己最初之所以勉强支持重夺奠边府的计划，是因为他相信这将是个可以被轻松夺取的“据点”，主要是用于支持当地部族军队的机动作战行动，不过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怎么可信。科尼最关切的始终是红河三角洲，而且他一直想要确保在那里

保留尽可能多的资源，而档案记录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他也支持空对地基地这个想法。他确实不喜欢纳瓦尔本人，而且在此后，这种反感还将发展为深切且挥之不去的恨意，但这不能掩盖起初两人意见大体一致的事实。因为无论是在科尼还是纳瓦尔看来，空对地基地战术都具有灵活多变、可守可攻的优势：它既能作为阻碍敌军主要进攻的筑垒阵地，也能成为在敌军大后方支持机动行动的“据点”。

在高地地区确实还有其他备选的阵地可供选择。纳伞显然跟奠边府有得一拼，但它的方位不够理想，而且越盟此时已有实力轻易实现夹击态势；8月，纳瓦尔还特别指示将纳伞的驻军撤离，将军队重新部署到别处。法军将领也考虑过傣族部落省会莱州，但它的位置同样不理想。它距离中国边境仅有48公里，但远离通往老挝的主干道，而且地势险象环生，难以通过空中进行补给。在纳瓦尔看来，相对便捷的空中补给对于此类行动有着重大意义。因此，他和他的指挥官们得出结论，奠边府比纳伞或莱州的位置都更加优越，而且还已经有了一个很不错的机场。尽管阵地四面是高山，但法国人——他们自认为拥有一支全世界最出色的炮兵队伍——相信哪怕高地被敌军占领，这个阵地也已经超出了大炮的射程。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永远占领山巅的谆谆教诲在这里不适用。武元甲将别无他选，只能将他能弄到的大炮弄到山谷里来，而法国的反炮台火力和空中支援将把这些大炮炸成碎片。

可是在巴黎，官员们紧张不安。文职领导们根本无意于发起一场大型军事行动。11月15日，联合邦部长马克·雅凯动身前往西贡。他对纳瓦尔留下了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琅勃拉邦沦陷将使得这场战争无法进行。”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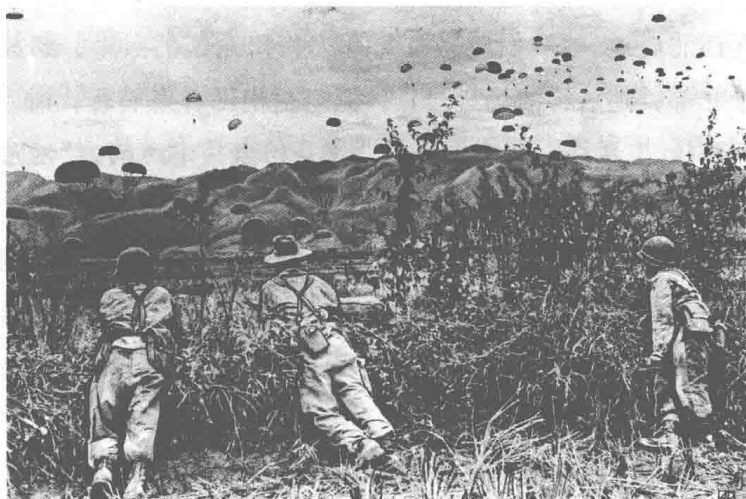
是说干脆让老挝失守，好结束这场让法国付出了沉重代价、理应结束的战争？还是恰恰相反，要守住老挝？纳瓦尔选择的是第二种解读。他说：“毕竟就算在奠边府吃败仗，也就跟萨朗在谅山战败是一回事。”⁷

到11月18日时，海军少将乔治·卡巴尼耶（Georges Cabanier）奉命从巴黎来到西贡，负责通知纳瓦尔行动切勿过火，而且无论如何财政部已经不可能再为战争拨任何经费了。卡巴尼耶此行甚至有可能通知纳瓦尔中止军事行动，将一切交给希望寻求停火和谈判的政治家们来决定。可是此时纳瓦尔身在河内。他怕的就是听到这位少将通报的消息，于是宁愿让对方等着。当时他已经下达了命令：必须重新夺回奠边府。早在两周前，纳瓦尔已经指示科尼为这个代号为“海狸”（Castor）的行动制订作战计划。科尼力压下属的反对，接下了命令。法国空军运输部门指挥官让·尼科（Jean Nicot）在11月11日正式表示反对；他说自己不可能持续将供给物资发往奠边府。

386 纳瓦尔不为所动。11月17日，他召集了所有主要的下级指挥官开会，而这些人挨个表达了对“海狸行动”的疑虑，科尼也在其中。纳瓦尔礼貌地听着，然后问大家：“这个行动有可能吗？”大家嘤嘤着说倒是有可能实施的。很好，这位总司令回答说，那么，只要天气条件许可，行动将在三天后实施。⁸

1953年11月20日，星期五，上午8点15分，60架机首被漆成蓝色、黄色或红色的达科塔运输机依次从河内一个机场起飞。在B-26“入侵者”于两侧护卫下，它们组成了一支长约11公里的机队。两个多小时后，10点35分左右，第一架飞机出现在盆地上方的山峰后面。由2200名法国远征军组成的精锐伞兵空降至村寨的北部和南部山谷。此次行动由脾气粗

鲁、只有一只眼的让·吉勒准将指挥（他在跳伞时将玻璃义眼放在外套口袋里）。这次行动造成法方 15 人死、53 人受伤，而越盟方面在撤退前已有 90 人阵亡。⁹



1953 年 11 月 20 日，“海狸行动”开始，第一批空降兵密切注意着战友们的动静。

二

387

法军出兵收复奠边府的消息让越盟的将领们大吃一惊。当消息传到武元甲那里时，他正在太原省定化地区的一个丛林营地，准备将 1953 ~ 1954 年的进攻方案拿给手下的师长们研讨。这个计划用了几个月方才成形，经过了包括中方顾问在内的高层官员的反复讨论。在 1953 年 1 月的共产党（正式名称为越南劳动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高层战略家们决定打击敌军的空虚地带，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迫使对手的战线分散，诱使其远离红河三角洲地区。这正是当年春天突袭老挝的动机，